



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四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佛法顯神通頃刻勾銷前後孽

玄功爭造化一輪轉盡古今愁

上文鄭顛仙，玉清大師等，在元江用韓仙子所鑒金蛛，將前古金門至寶，由江心水眼裏，吸上水面，便遇妖尸谷晨，白骨神君，雪山老魅七指神魔，同一千妖黨，前來擾害，多虧楊瑾余英男，和小南極金鐘島主葉繽，趕來相助，雖然衆妖黨，誅戮殆盡，妖尸，老魅，白骨神君，三個爲首妖孽，被楊余葉三人，合力逐走，白骨神君，更受玉清大師離合神光，負了重傷逃去，一時妖氛淨掃，金船中至寶，也被顛仙，在百忙中，取了幾件出來，但是金鐘島主葉繽，因爲迎敵時，稍爲疎忽，吃妖尸動用元神，玄功變化，將所煉冰魄神光劍，炸成粉碎，所幸葉繽道法高深，竟在短短幾個時辰內，重將妖尸震成遊絲的神光，凝煉還原，在場諸人，無不驚服，正在禮見敘談，請他施爲之際，葉繽忽然覺出警兆越急，知道變生瞬息，仇敵利害機智，迥非尋常，稍失機密，便被覺查，絲毫大意不得，又見在場諸人，俱非庸流，不致受誤傷，並且顛仙，和玉清大師，岳靈，諸葛警我諸人，也都有了覺查，爲防貽誤事機，不暇再爲關照，連答應衆人演習的冰魄神光，也不再施

爲，匆匆和楊瑾打一手式，立同隱身飛起，顛仙和玉清大師，岳靈，諸葛警我四人，原早覺查，一面用眼色，止住魏青余允中戴湘因諸人不令多言，一面各自留神戒備，內中玉清大師，素來臨事戒慎，防患周密，知道葉繽，新殺妖人黑丑，來尋仇的，必是九烈神君夫婦無疑，祇管顛仙道法高強，劉趙俞魏孫凌戴諸人，已被招聚一起，有他防衛，足可無害，終覺敵人，是異派中，數一數二的人物，太已利害，又當痛心殺子之仇，情急之下，出手必定狠辣已極，與其坐以待敵，還是迎頭抵禦，穩妥得多，念頭一轉，也跟踪隱形飛向高空，等候應付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下面三人，剛剛相次飛起，便聽東南方遙空中，起了一種極尖銳淒厲的嘯聲，同時天際雲層中，有一黑點移動，始見速如星飛，由遠而近，帶着那片厲嘯之聲，展佈開來，晃眼將天遮黑了大半邊，也看不出是雲是霧，祇似一大片黑的天幕，遮天蓋地，急如飛潮，雲湧一般，直朝元江大熊嶺這一帶，捲將過來，立時狂颺大作，江水羣飛，晴日匿影，天昏地眩，聲勢之猛烈浩大，急驟險惡，休說雲鳳湘英允中魏青等，新近入門諸人，便劉泉趙光斗，久經大敵，也都從未見過，俱各大驚，紛紛將法寶飛劍放出，正待飛身，迎上前去，顛仙知道來敵雖強，上面三人，尙能應付，否則衆人，更非其敵，上去白白受傷，此時祇宜防身謹守，一面忙喝速自防身，不可妄動，一面施展禁法，想將衆人阻住，不令上去時，余英男自從日前得了南明離火劍，因是教祖同

山，親授本門心法，妙一夫人，又憐他向道堅誠，身受多日寒冰凍髓之慘，小小年紀，備歷災厄，特降殊恩，代向妙一真人關說，將微塵陣中，長眉真人遺留的仙丹，賜了一粒，他以前打的底子原好，回生以後，又經衆同門日夕指點，自顧開府在卽，惟恐入門太淺，到時百不如人，徒負三英之名，用功極勤，這一服靈丹，更平添了若干年的功力，雖祇短短時日，已然身劍合一，加上到前，奉命往川邊倚天崖龍象庵，去請楊瑾，來此相助，芬陀大師見了甚是嘉許，又得了好些益處，行時大師並賜他一面護身神符，佩在身上，不但不畏邪侵，真正遇到危難之際，還可用來解免，適才初次出山，便遇大敵，心還惴惴，不料南明離火劍，一舉成功，竟使那麼利害的老魅，受傷逃去，不由氣盛心雄起來，凌雲鳳因和葉繽，具有夙緣，一見傾心，又感早來相救之德，楊葉二人一飛起，一個是心有仗恃，因和楊瑾同來，理應同其進退，不願落後，一個是報德心盛，敵愾同仇，又自恃有神禹令，前古至寶威力，雙雙不約而同，沒等黑影臨近，便相繼飛起，顛仙未及阻住，方替二人耽心，待要攔住下面衆人，再行飛身上去防禦時，先後不過分許功夫，天邊黑影已自飛近，快要飛到元江上空，猛由黑影裏，射出千萬點金綠色的火星，隱聞爆音，密如貫珠，直似洒了一天星雨，飄空急駛而至，對方敵人，却一點也看不出來，這時天地晝晦，如非衆人，俱是煉就慧眼神目，已然伸手不辨五指，當這危機一瞬之間，先上三人，身形

各隱，自看不出，祇余凌二女，所御一紅一白，兩道劍光，連同雲鳳手上神禹令，所發出來的，一股青濛濛的寶氣，正朝對面黑影星光，飛迎上去，黑暗中宛如兩道經天長虹，看得畢真，眼看兩下，就要接觸，倏地空中一亮，竟在余凌二女前面，現出千百丈彩光，將來的黑影妖火，一齊擋住，層霞撐空，頓成奇麗，可是動作快極，兩下才一接觸，未及看清，猛又聽波的一聲，一點酒杯大的淡黃光華，忽在黑影深處，閃了一閃，便即爆裂，化為紅白藍三色，千萬道奇光精芒，滿空飛射，祇聽一聲極淒厲的怒嘯過處，黑影中現出一個披頭散髮，烏面赤足的妖婦，破空飛去，晃眼無踪，前半黑雲妖火，立被佛火神光爆散，現出日影，漸復清明，那後半黑影妖火，却似雨後狂風之掃殘雲，疾如奔馬，齊向來路退去，真個來得迅速，去得更快，一眨眼，便到了天邊，等定睛仔細再看，已然不見踪影，玉清大師，是來動手，余凌二人，祇見到妖婦形影，便即隱去，連想掃蕩黑影妖火，都未做到，共總不到半盞茶時，重又清光大來，復了光明景象，空中五人，也相繼飛落，原來葉繽，見來勢如此急驟，必是仇人，想乘自己新挫之餘，驟出不意，猛下毒手，這一來，正好將機就計，迎頭給他一個重創，和楊瑾到了空中，飛升極高，隱身埋伏，等敵人一到，由葉繽先放冰魄神光出去，等敵人施展全力，發動妖法，楊瑾再將佛燈上神焰，飛射出來，那來的敵人，乃九烈神君之妻，梟神娘，果然神通廣大，機警已極，佛火神光，一

經爆裂，便知敵人有此佛家至寶，今日難討公道，竟不再交手，怒吼一聲，施展妖遁。破空逃去，那滿空黑影，全是九烈夫妻，多少年來，所煉地煞之氣，連同萬千陰雷，均與妖人心靈相應，有無窮妙用，惡毒非常，在這等形勢之下，不特沒有全軍覆沒，反被他隨身收去，一任施展法寶飛劍，一點也沒追上，衆人供都驚異不置，當下鄭顛仙，便請衆人，同往苦竹庵中小聚，就便分賜衆後輩金船中得來的寶物，於是同往前殿中坐定，辛青，歐陽霜，慕容姊妹，重向新來諸人見禮，分別獻上茶菓，顛仙笑問葉道友，可還有事麼，葉續道，貧道因峨眉開府，羣仙盛會在卽，亟欲一往觀光，無如與峨眉諸長老，素昧平生，未接請柬，不好意思，作那不速之客，因謝山道友，與極樂真人，知好多年，意欲託向妙一真人致意，本打算此間事完，再往武夷絕頂，千石帆潮音小築，去和謝道友商量，不料遇到楊姊妹，是我前生骨肉之交，他與峨眉諸老，兩世淵源，正可不必捨近求遠，并且一別多少年，再世重逢，想和他暢談敘闊，好在謝道友，日內必接有峨眉請柬，來時雖曾動念，因爲急於來此踐約，抵禦仇敵，匆匆取了散花檠，便卽趕來，并未與之訂約，不久太元仙府，便可見面，臨時變計，又不想去了，諸葛警我，忙接口道，這次峨眉開府，遍請海內外，眞仙道友，事前惟恐遺漏，諸位師長，曾經四出訪問，近以會期在卽，信使四出，葉仙姑的請柬，不是尙在途中，便許是離島日久，已然送去，沒有見到，楊瑾笑道，

諸葛道友，那裏知道，如是別位道友，峨眉諸位長老，尙不致於遺漏，獨於這位葉島主，却是難說，第一所居金鐘島，在南極盡頭，相隔太遠，極少人知，他得道雖然多年，一向隱跡潛修，多少年來，除武夷千石帆，隱居的謝道友外，至交姊妹，常共往還的，祇我前生一人，餘者至多不過三兩面之交，彼此過從，更無其事，知道他的人，既是極少，又都當他孤高自賞，不愛理人，自然不會有人提起，再者此次峨眉開府，雖是千古以來，玄門盛事，掌教真人請柬，也發得極為廣泛，不特正教中人，和海外散仙，甚而有些不曾公然與峨眉爲敵的，異教中有名之士，俱在邀請之列，但所延請的人，除有交情的不算，十九均含有深意，否則海內外，散仙修士，何止千百，豈能識與不識，全都請到麼，葉島主與峨眉，素無淵源，我看請柬，十九不曾發出，道須掩飾，葉島主也決不致怪主人疏忽之理，不過這次局面之大，卓越千古，到日不問何派中人，祇要自問夠得上去觀光的，雖然未受延請，一樣也可前去觀光，似葉島主，這樣道力高深，人品純正的，正是座中佳客，何況又是我的兩世至交，就連今日在座諸人，就非峨眉門下，也都聲息相通，疎途同歸，任何一人，去一提說，請柬便立刻飛到了，正說之間，忽然一道紅光，直飛進來，衆人看出那光，正而不邪，但又眼生，看不出是何宗派，微一驚奇，葉繽手揚處，已接了下來，竟是謝山，自武夷發來的一封飛劍傳書，內中并還附有峨眉一封請柬，大意是說，昨日葉

續，取了散花檠走後，今早極樂真人，忽然來訪，說起新近路過峨眉，偶遇玄真子，邀往凝碧崖小敘，聽妙一真人，說起葉繽，早欲奉請，以所居小南極一帶，島嶼如林，修士甚多，梟鸞并集，派門人送東，恐生出波折，飛劍傳書，微嫌冒昧，知極樂真人，將有武夷之行，謝山又是葉繽的好友，請轉託向葉繽致意，真人剛到不久，二人請東，也由峨眉飛到，因真人約同訪友，恐葉繽趕回相左，算出人在苦竹庵，故以飛書相告，葉繽爲人外和內傲，雖然亟欲觀光開府之盛，不請而赴，終覺不甚光輝，這一來，正合心意，甚是高興，將紅光放還以後，決意同了楊瑾，先去川邊倚天崖，拜謁過芬陀大師，同往峨眉赴會，不再他去，顛仙笑道，葉道友既無什事，現在開府期近，諸位師姪，均須趕往，且等我打發他們走後再談吧，說罷，便命諸女弟子，將昨晚元江所得寶物取出，先取了九口長劍，交給劉趙俞魏四人道，此劍乃黃帝大戰蚩尤時，用以降魔的九宮神劍，煩交令師，重行祭煉傳授，自有妙用，另外又取了十餘件，長短大小不等的戈矛刀劍之類出來，分給在場諸人，以及諸女弟子人各一件，說道，那金門至寶，爲數甚多，此次剛剛進了頭層塔門，便爲妖尸所擾，加以金蛛力竭，除歸化神音外，一切奇珍異寶，均未取出，可是這些古兵器，均是神物利器，非比尋常，各憑師傳心法，便能與身相合，具大威力，九宮神劍，如若會用，更是神妙，此時不及詳說，衆弟子有不明白的，歸問各人師長，自知源流

用法了，分時，顛仙因葉繽，楊瑾，玉清大師，三人出力最多，葉楊二人，更是同輩客體，曾請自選，三人始而謙謝不取，顛仙再三勸讓，才各取了一件小件的，葉繽得的，是件形似戈頭的短兵器，到手便轉贈給凌雲鳳，玉清大師所得，恰與葉繽相同，起初隨意檢取，到手才看出是一對，形如符節，陰陽兩面，可以分合之寶，本意也想轉贈雲鳳，偶一回顧，瞥見允中，目注雲鳳，無限深情，自然流露，忽然想起允中爲人，多情至誠，宅心更極仁厚，無如資質稍差，乃師凌渾，雖然道法高強，自負回天之力，終恐福緣運數所限，未必便能克服險難，而雲鳳將來成就，却比他勝強得多，偏生夫妻二人，不是同門修爲，如將此寶分開，使其各執一面，雖不一定，仗此便能免去他年兵解，終可得到許多助力，萬一允中，日後多積外功，人定勝天，仗着雲鳳，隨時相助，居然度過這些難關，夫妻合籍，同注長生，不特成人之美，也是一樁佳話，況且雲鳳，已得了禹令金戈，兩件前古奇珍，開府時，教祖還要頒贈法寶，原不在此合璧，便把那半片戈頭，轉贈允中道，此寶名爲戈符，原分陰陽二面，這面陰符，本意贈與雲妹，使其合璧，一則二符靈感相通，本宜分用，二則俞道友，異日獨自出山，積修外功，難免險阻，有此隨身，既辟邪驅祟，復能以之向陽符主人告急，無論相隔多遠，均可趕來應援，此外妙用尚多，一時也難盡說，不過尚須各人重行祭煉，始能應用，歸告凌師叔，自會詳爲傳授，此次峨眉開府，門下諸

弟子，所得法寶，均須呈獻，由諸師長，一一傳授，指點用法，到日你和雲妹，互相觀摩，自知究理，允中連忙接過謝了，楊瑾取了一塊黑鐵，長不及尺，約有二指來寬，一指來厚，上面滿佈密鱗，腹有古篆，形似穿山甲，腹下却倒拳着十八隻九爪鉤，刻製極為精細詭異，通體烏黑，諦視并無光華，那古篆文，也是初見，在座諸人，自鄭顥仙以下，竟無一人，識得此寶名稱用法，楊瑾拿到了手，料非常物，因和余英男，一路同來，見他根骨既厚，人更謙婉，甚是投緣，知道三英二雲，各有仙劍隨身外，多有奇遇，得了好些奇珍異寶，內中祇英男一人，受苦最深，入門較晚，祇新近得了一口南明離火劍，別無長物，便笑贈他道，此寶我雖不知他的來歷，看這形製，當非常品，我送給你，回山再求掌教師尊，傳授用法吧，英男已然得了一柄金鉞，知道芬陀楊瑾，對已十分期愛，略為謙謝了兩句，便即拜受，分配既定，除楊葉凌三人，因顥仙留住少談，并須繞道川邊倚天崖，拜謁芬陀大師外，玉清大師，諸葛岳孫諸人，本已到了峨眉，奉命來此，正好同了英男湘英，等做一路，趕了回去，劉趙俞魏四人，也自趕回青螺準備，發命之後，再隨師父，同往峨眉赴會，紛起拜辭飛去，衆人走後，顥仙和葉楊二人，把將來應付九烈神君夫妻之事，商談了一陣，并允到日，必往相助一臂，葉續自是感謝，因顥仙師徒，也要準備峨眉之行，收藏金蛛，封禁庵洞，均待施爲，議定便和楊瑾雲鳳，同起告辭，往川邊倚天崖飛

去，一路無事，到了龍象庵前落下，入內一看，芬陀大師正在禪堂靜坐，三人上前參拜，大師命起，先對葉繽笑道，賢姪一別多年，道力精進至此，不久功行圓滿，可喜可賀，葉繽覺着大師話裏有因，心中一動，方欲叩問，大師已轉對楊瑾道，爲使沙咪二小成長，此事大干造物之忌，你如在側，隨侍照料，也還省事一些，齊道友偏又命余英男來，將你約往元江，相助顛仙，取那歸化神音，雲鳳又已先走，庵中無人，雖祇一二日的功夫，竟生了不少變故，別的魔頭，尙在其次，最利害是那姬繁，因我日前，收去他的天藍神砂，恨如切骨，竟與妖婦許飛娘合流，得西崆峒老怪之助，當我正用佛門小轉輪，三乘化生妙法，改造小人成長，恰值門人他出，庵中空虛，又當持法緊要關頭，不能分身近禦，借了老怪兩件法寶，居然乘隙，來此尋仇，我已默運禪機，算出究竟，知道姬繁，前次上了大當，此番知我不能離開法壇，再用神手幻化，嚇他不退，一切均有安排，算定他必在昨夜子正前後，沙咪二小，仗我佛法化生之際來犯，姬繁修道多年，非尋常異派妖邪之比，恰巧身側無人可使，細查健兒，將來雖不在我門下，但他向道堅誠，饒有胆智，又服了雲鳳所賜靈丹，神明滿定，聽我一說，便自告奮勇，必欲一試，百死不悔，再一推算，此舉正是他的遇合，異日成就，實基於此，好在敵人，祇知此法，須有七晝夜極緊運用，不能片刻離開，否則連我也須同敗，却不知我，已參上乘真諦，擅金剛伏魔大法，爲了愛惜二

小，欲使易於成就，頭幾日雖然未曾離壇一步，真要遇上急事，除昨夜子時，是二小存滅之交，有諸般苦難，恐其么麼細質，仙福雖厚，資稟脆弱，必須我親身守候外，過此一樣仍可用我佛法，封護法壇，隨意行動，我便指示健兒機宜，給了他三道靈符，并在庵前，植了大雷音烈火神幡，又用佛法，將全庵隱蔽，命其如法施爲，代我抵禦片時，到時姬繁還約了兩個妖黨同來，一見原庵隱去，立即放出千丈魔火，欲將全庵，化爲灰燼，聲勢甚是凶惡，本囑健兒，所來三人，祇有一人惡滿在劫，不到時候，無須出敵，再如臨陣胆小害怕，可將我第一道靈符施展，以後祇守定神幡，指揮金剛佛火，暗中迎頭抵禦，任他魔火利害，也是無奈你何，丑初我便現身，連出門都可不必，健兒却因沙咪二人，不久成長，玄兒拜在韓仙子門下，也能成就，獨他一人向隅，求進之心太切，急欲立功自見，以博我的歡心，不但沒有絲毫胆怯，守有刻許功夫，見妖人魔火邪烟，源源發出，祇照我傳授一指，神幡佛火立即迎上，將他阻住，晃眼消滅，反以爲妖人無什伎倆，惟恐少時，被他全數逃走，知第三符，能制敵人死命，又恃第二符，可以護身，不受魔侵，竟自冒險現身，和姬繁同來二妖人中，有一個是西崆峒老怪好友，天破真人潘剛，正當數盡，欺他人小，妄想生擒，吃他驟出不意，施展神符，發出千尋雷火，燒成灰燼，另一個也負傷逃去，祇有姬繁知機，符才出現，先自遁開，又知此符，祇用一時，先恐健兒，符不止此，

還在躊躇，後見伎倆已窮，便用玄門五遁，將健兒困住，迫令自取神旛獻上，降順免死，休說健兒，絕不肯從，便能聽從，我那神旛有佛法禁植地上，豈是第二人，所能移動，健兒一味破口亂罵，一面仍指旛上神火抵禦，姬繁大怒，便將五遁生剋妙用，全數施為，健兒這一出去，身和神旛，均不能再隱，雖有靈符護身，畢竟氣候太差，眼看危急萬分，總算他人甚機智，一見靈符用完，敵人一死一逃，剩下一個，知最利害，神旛祇能抵禦魔火妖烟，無可應敵，便衆敵人心虛，故意問答，設辭哄騙，連用話語延宕，想挨到我出去，居然被他，鬼混了好些時候，等到姬繁看破，施展辣手，護身光華，爲五遁所迫，氣都透不出來，眼看危急時，救星也自挨到，正值極樂真人李道友，由峨眉有事武夷，繞道大雪山絕頂，玉虛峯青晶壑，訪看倉真人，路過此地，雲中遙望姬繁，在此作祟，先以爲我不在庵中，姬繁乘虛來犯，趕來破了五遁禁制，將姬繁驚走，此時我也正事畢，開壇走出，約他進庵小坐，他近年雖經諸同道勸說，有了收徒之念，因是隨緣遇合，不曾專意物色，又因以前貳喜初童，祇要骨相天分稍好，便即收錄，均以根基秉賦，十九平常，無所成就，有的更因道心不淨，犯了規條，本人遭劫，還累他遲却好些年的正果，所以這次取材甚苛，一直未有當意，這次因聽我用小轉輪三相神法，以絕大願力，使沙咪二小，兩個福薄孽重，資稟脆弱的，儵儵細民，在我佛門三相世中預積三十萬功德，移後作前，預修來

世，於石火電光，彈指之間，歷劫三生，自轉輪迴化生，僅僅七天功夫，便即成長，變作緣福深厚，生具仙根仙骨的良材美質，極口贊我佛法精微奧妙之餘，又聽說還有一個小人，現被韓仙子要去，收爲弟子，忽然動念，再經我一勸說，他本極愛幼童，成道之後，竟以童身，遊戲人間，難得天生小人，正好異日改造成與他一樣，便將健兒看中，意欲帶往他長春岩無憂洞，仙府之內，費三百六十五晝夜功夫，以玄門妙法，使其成長，行法比我較難，但是後來却容易得多，可以不虞失墜，不似沙咪兩小，仗我佛法，七日便能成長，他年成就，更是極大，可是他那三相虛境內，所積三十萬善功，將來一一俱要實踐，始得完成功果，三生劫內，所有誓願修持，更一毫也犯誤不得，否則功果難成，甚且立墮輪迴，復歸本來，這等萬劫難逢的仙緣，焉有再遇之日，担子太重，非具絕大毅力宏願，萬難終始，我先也不忍使兩小，肩此重任，初意祇使先歷一劫，將身成長，日隨雲鳳修煉，視他自己，積修內外功行如何，以定他年成就，雖然至少，還要轉劫一世，此生既是修士，出生便有人渡化，祇要不犯大規，齊道友必樂玉成，決無任其昧却夙因，墮落之理，這樣雖然成就較慢，不特依次修爲，水到渠成，負擔較輕，還可免去在小轉輪三相世中，受諸苦難，兩小偏是向道心堅，甘受苦難，行法以前，聽我一說，竟自同聲苦苦哀求，一開口，便發三十萬善功宏願，執意要仗我佛法，前後倒置，在今生世內，便證上

乘功果，我憐兩小，向道堅忍，應允之後，行法時，祇管運用心靈，化生入相，爲他解免苦難，無如此舉，力爭造化，違逆運數，魔頭重重，意動卽至，得我助力，也祇減輕十之二三，依然備諸苦孽，終於仍仗兩小自己的信心毅力，於奇危絕險之中，將三重難關，硬闖過來，那一切身受，便是修持多年的有道之士，也未必能夠忍受，平安渡過，尤其是所願愈宏，心志愈堅，抗力愈強，那魔孽苦難，也愈加重，但能渡過，成就更好更大，自不必說，區區兩個，秉賦根骨，無不脆弱的小人，竟能致此，豈非奇絕，健兒得李道友，不惜心力，以玄門無上妙法，助他成長，循序漸進，祇要用志勤奮，一意修爲，一樣能到上乘功果，比起沙咪兩小，雖然稍遜，比起玄兒，全由韓仙子，以仙法妙術，使其成長，防身禦敵，本領雖高，本身根基未固，功行更淺，祇能炫耀一時，異日成敗，尙在難定，卽便能知自愛，不敢驕橫自恣，以師傳法寶法術爲惡，多積外功，也須兵解轉劫，方能有成，終仍不及這三小人，豈不是強得多了，尤可嘉者，健兒明知我和雲鳳，均與他無緣，目前佛道兩門中，祇三五人，有此法力，與造化爭，使其成長，內中還有高下之分，前見沙咪玄兒三小，各有遇合，獨他一人向隅，好容易日夕背人，悲苦焦思，眼巴巴盼到這等曠世仙緣，竟還不捨舊主恩深，渴欲等候雲鳳瑾兒，歸來一見，雖然胆小，不敢明說出來，我和李道友，豈不是一望而知，我便代他求說，李道友見他天性甚厚，本就極端嘉

許，又值要應今春謝道友所託要事，須往武夷，引了謝道友，拜訪一位神僧，便允他在此，等你二人，歸來見別，就便帶了他，和沙咪二小，同赴峨眉，參拜齊真人，以開眼界，到日李道友須往赴會，歸途再帶他同行，大約到明年下一月，便長得和李道友一般的身材貌相了，還有那隻古神鳩，經我佛法禁制，已漸馴服，到了下月望日，便是峨眉開府之期，去今祇二十餘日，各正派中，祇我和白眉禪師等三數人，因事不能親往，本來各正派中，長幼三輩同道，均在期前趕到，但此行還要對付妖鬼徐完，事由瑾兒而起，你又不捨觀光之盛，並且齊道友，還有用你之處，期前便有職司，不能分身出敵，妖鬼吸神斂影之法，除三仙二老，和乙凌諸道友，十餘人，和小輩中，持有異寶防身，寥寥七八人外，餘者多不能當，獨對沙咪二小，因在我佛法三相世中過來，三尸已斬，又持有我護身靈符，却不能傷，神鳩更是他的尅星，你二人來時，嵩山二友，命你們在開府前五日，帶了此鳥趕往峨眉，在去飛雷洞的要路，二十六天梯，懸崖之上，搭一茅蓬，將此鳥暗藏蓬內，即命沙咪二小，相伴防守，便是爲此，到日峨眉諸道友，雖對此事，早有安排，用不着二小出門，但是二小，經我用佛法改造化生，總算自我門中出入，那妖鬼自稱冥聖，來去飄倏，機速如電，利害非常，此番又是志在予以重創，好使其他邪惡，知所儆戒，峨眉開府，爲三千年以來，道家未有之盛，非有夙世修積，仙根福緣，俱極深厚者，不能參

與，二小蚺蜥身世，么麼細民，居然廁入其間，固係彼族，近數百年來，舉國一心，上下乾惕，同修善治，一體祥合，上邀天眷，剝極而復，帝心厭禍，以由亡復興之任，降於四小，使其自修仙業，還拯邦家，振起於萎懦疲庸之中，脫身於鳥爪獸蹄之下，仍回前古裳衣，文物之治，實厥天謀，非等倖致，然預會百千寶主，不是瑤島仙儔，也是名山修士，下而神禽靈獸，亦皆吐納能精，各帶幾分仙氣，況且旁門中人，到者甚多，每以仙業高低，分判流品，如不使其身入峨眉以前，立功自見，無端追隨赤鳥瓊裾，金庭玉柱之間，異我者見之，必以峨眉，號稱光大發揚，門人衆多，實則下及靖儻，細大不捐，兼收並蓄，傳爲話柄，雖則涇渭清濁，異日自知，自家修爲，罔恤人言，愛惡貪嗔，彷彿多事，但道家與釋家不同，本是有相之法，而我與二小，世緣祇此，難得他向道堅誠，何妨恩施格外，特予成全，借彼墜露輕塵，宏揚我佛法威力，現擬去前，稍加傳授，於護身靈符之外，各賜一二法寶，俾與鬼物周旋，流一佳話，我近尙受人之託，兼完昔年夙願，日內必須他往，不及面授，須令瑾兒，代我傳授，沙味二小，已然化生，現在後洞法壇之內，靜候七日，佛法圓滿，自然成長，健兒也守候在內，我留有一紙手示，所賜二小法寶，也在石案之上，瑾兒自知功效，你二人聽完我話，便至後洞，代我主持未完之功，七日期滿，照我所示行事，同往峨眉好了，葉道友如願隨喜，不妨同往，我還有件事，必須早爲料